

# 狼羊之舞

Dance between Wolf and Sheep

彦芳 著

[ 直击黑恶集团，演绎催泪爱情 ]

如果你邪恶的目光不曾在我真挚的脸上停留，如果你黑暗的灵魂  
不曾为我的倔强触动，这水火不容的两个世界，就没有爱恨交织的悲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彦芳，女，80后，甘肃庆阳人。曾于报刊发表部分散文、诗歌及短篇小说，著有长篇小说《草石恋》《迷失的星辰》。大千世界不乏荡气回肠的故事，《狼羊之舞》以黑社会为背景，探讨现代女性人生真谛，情节跌宕，感人至深。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狼羊之舞/ 彦芳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500-1390-2

I. ①狼… II. ①彦…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95867 号

## 狼羊之舞 彦芳 著

---

|       |                               |
|-------|-------------------------------|
| 出 版 人 | 姚雪雪                           |
| 责任编辑  | 游灵通                           |
| 封面设计  | 天 一                           |
| 出版发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 社 址   |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9 楼 |
| 邮 编   | 330038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河南理想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10mm×1010mm 1/16             |
| 印 张   | 22                            |
| 版 次   | 2015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字 数   | 431 千字                        |
| 书 号   | ISBN 978-7-5500-1390-2        |
| 定 价   | 29.80 元                       |

---

赣版权登字:05-2015-224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网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张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 目 录

Contents

上 卷

绝 恋

|          |     |
|----------|-----|
| 一、危险邂逅   | 003 |
| 二、劫 难    | 007 |
| 三、出手相救   | 021 |
| 四、无形的陷阱  | 032 |
| 五、两难的距离  | 045 |
| 六、爱你没商量  | 059 |
| 七、非常关系   | 071 |
| 八、危机四伏   | 082 |
| 九、姐妹反目   | 091 |
| 十、难料世事   | 100 |
| 十一、让爱成灰  | 109 |
| 十二、堕 落   | 116 |
| 十三、搀 扶   | 124 |
| 十四、报复的结局 | 133 |

下 卷



|           |     |
|-----------|-----|
| 十五、新情旧爱   | 147 |
| 十六、学着低头   | 158 |
| 十七、拯救夏末   | 168 |
| 十八、报 答    | 178 |
| 十九、前 路    | 191 |
| 二十、利 用    | 204 |
| 二十一、牺牲与争执 | 222 |
| 二十二、分道扬镳  | 236 |
| 二十三、魂牵梦绕  | 251 |
| 二十四、暗 涌   | 264 |
| 二十五、相残之后  | 276 |
| 二十六、再相见   | 286 |
| 二十七、罪 孽   | 296 |
| 二十八、劫后重生  | 310 |
| 二十九、流星陨落  | 320 |
| 三十、天各一方   | 332 |
| 尾 声       | 343 |

狼羊之舞

· 上卷

绝  
恋





## 一、危险邂逅

江城市环山绕水、高楼林立，规模虽比不上一线城市，却依托周围的经济大区和自身的优势发展得相当繁华。在浓浓的夜色里，霓虹灯把各处大厦装点得光彩夺目，就像为城市披上了璀璨的华衣。一轮圆月钻出云层，升上了摩天大楼的楼顶，把月光洒在穿城而过的华江江面上，华江就像披上了轻纱，更显幽静、朦胧。

蓝地咖啡馆坐落在华江南岸的繁华区。咖啡馆内舒缓的钢琴曲在自由流淌，淡雅的灯光把四周笼罩得恍如梦境，不时有着装讲究的客人慢步而入。夏宛忙碌的身影就在这大厅里来回穿梭。引领客人入座，上柠檬水，呈上菜单，她的每个动作严格又熟练地操作着服务流程。

过了今晚，她在这里的试用期就结束了。离家出走两年，她似乎已经忘了，身份证是和准考证一起扔进了茅坑，一再坚持的高考，因为继母怕承担一笔学费而画上句号。从那时起她对老家庆水的记忆就变成了灰色，除了一家人没完没了的争吵就什么也没有了。为了逃避这一切，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就独自踏上了外出的路。两年来，她睡过火车站，被偷光过钱，做过保姆，站过柜台，看尽了别人的脸色，都暗暗忍耐，付出着努力。如今，伤口已被时间缝合，该有的工作经历勉强有了，该做的培训也尽力做了，拿到这份工作意义非凡。

她耐心地等待客人选完餐，用温和适度的语调确认一遍，才离开餐桌回到吧台，一面报菜下单，一面想象着拿到可观的工资要做些什么。

就在这个时候，从门里闯进几位不速之客。

“叫你们店主出来，他要是再躲着，我们就把这儿全砸了！”

“就跟他说，我们江老板亲自到访，他最好识相点！”

走在前面的老板叫江景晨，笔挺修身的衣裤勾勒出他挺拔、宽伟的身形，眉宇中冷峻明朗，举止间从容洒脱，虽是个不足三十岁的年轻人，却足以给人沉稳老练的印象。他不像其他人那样叫嚣，而是不发一言，自始至终傲然地打量着咖啡馆的角角落落，仿佛这里毫无疑问要成为他的囊中之物。

经理连忙过去应对，又是让座上茶，又是解释赔罪。无奈，他不吃这一套，只管架起二郎腿，叼上一支烟，摆好了不走的架势。

“跟你们老板说，欠我们公司的钱今天必须还清，否则我马上接手你们的咖啡店，到时候他想要回去就没那么容易了！”

经理战战兢兢地给老板打电话去了，吧台里外鸦雀无声，刚才还说笑的店员立刻闭上嘴，紧张地关注着事态。

夏宛不由压低了声音，下完单就悄悄地站在吧台前等候备盘。

“他没来过吧？”她要好的姐妹陈菲凑上来说。

夏宛诧异地看了她一眼，没有回答。谁知陈菲提高声音继续说：“好像没见过啊。”边说边望向那几个咄咄逼人的来客，一反常态地飘飘然。她漫不经心地拉住夏宛，还缠着她嬉闹起来，夏宛越是试图摆脱，她越是来劲。

“别闹！”夏宛埋怨地瞪着她。但是，她闹得更厉害了，一心要引起江景晨的注意。

起初，这个清高的男人什么也没看在眼里。但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他渐渐留意起这边的动静，一眨不眨地看着她们闹，目光变得清晰起来。望着望着，他的眼神再不似先前那般犀利。没过多久，或是等待有些无聊，或是某种冲动的驱使，他捻灭了烟，突然站起来，迈步向吧台走了过来。陈菲望着他那若有若无的笑容，略显紧张又掩饰不住地欣喜。

夏宛托起备好的盘子去送餐，边走边回头懊恼地瞥了瞥。她迈了不到两步，就撞到了迎面而来的江景晨。杯盘稀里哗啦掉了下去，江景晨白底条纹的衬衣也瞬间被咖啡、果汁泼成了风景图，连她自己也整个儿扑了上去。此情此景，真把她吓坏了。

夏宛立刻找来纸巾，在他身上擦拭起来，并连忙道歉：“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江景晨不动声色地盯着眼前的人，不愠不火地低声道：“说这些都没用，你看我这副样子还能见人吗？”

“您稍等，我这就为您处理一下！”

“这算什么好主意？”

“那，那……会很快的！”她就像被判了死刑，惊恐地瞅着江景晨，等待着他的态度。然而事非所愿，他望着她清澈的眸子，肯定地摇摇头，脸上的决意有些凝固。

夏宛暗叫倒霉，不由得着了急，“我自己就可以洗得很干净的，一定能还您原来的样子，只要……”

“总不能连我一起洗了吧？”

“可……您要是注意那么一点，也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啊！所以，我会尽力弥补对您造成的不便，也请您不要过分计较了！”她看见其他几个跟班过来，意识到自己在胡言乱语。

见形势不利，陈菲拉开围观的人，要来挽回局面，她刚一张嘴，就被江景晨抬手制止了。他不曾移开固执的目光，只管告诉夏宛：“这是把责任推给我喽？承认错误要态度诚恳才有可能得到原谅。”

“她是我小妹，来了不到两个月……”

他再次抬起手，打断了陈菲。

没等焦头烂额的经理上来说两句，老板徐正就满头大汗地从门里进来了。他紧张的神色在越跑越近后变得惊愕：“江老板，这是……谁干的？”——他朝店员们嚷了起来。

“是我！”夏宛试图说说其中的缘故，但是没有得到机会。

徐正忙着赔罪：“江老板，实在对不起！您看发生这样的事情！您放心，我赔，我一定弥补您的损失！”

“你不是躲得挺严实吗？”

“那哪儿能啊！钱我早就准备好了，正要给您送过去！咱们里边谈！”他赔笑着把对方请进去，并且在临走的时候，恶狠狠地对夏宛说：“你给我辞职，明天就不要来了！”

“徐老板——”夏宛像遭了晴天霹雳，急忙追上去解释，可他们径直去了后面的办公区，没有一个人听她说。一切似乎于事无补，她僵在那里，不敢相信刚刚过去的一幕是真的。

与江景晨同来的慕天走在最后面，他放缓了脚步，一会儿看看夏宛的小模样，一会儿看着大眼睛的俏妹子陈菲，脸上挂着幸灾乐祸的嘲笑：“真够惨的！”

傻眼的陈菲一把拦住他，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帮帮忙吧，为她求个情！大家做个朋友，好不好？”

他停下脚步，却手插裤兜，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我可以帮忙！”

女孩们起死回生，又满怀希望地盯着他。

“咖啡店不是我的地盘，不过我可以介绍你们去我们紫狐公司的酒吧！那地方比这里好过十倍，一般人想进未必进得去。当然，我是有条件的，要去你俩一起去！”他指着陈菲说，“尤其是你，做个领班之类的也不在话下！”

他自顾自地说完，两个女孩都愣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如何答复。最后，她们决定私下商量商量。

夏宛不同意，因为她的同学潘小海似乎就在这个紫狐公司，他说酒吧不是女孩子该去的地方。但陈菲说：“现在你没地方可去了！你看不到吗，你替老板把难搞的问题弄得更难搞了，他还能留你吗？这个摆在眼前的好机会你再不考虑，可真的要流落街头了！”

陈菲不遗余力地说服她，一会儿回身四顾，一会儿撒娇使性。看她着了魔似的，夏宛不觉有所领悟，睁大了眼睛，恼火地指着里面：“哦，你该不是……都怪你！”

她立刻打断了她：“你的店怎么开？难道只是嘴上说说哄自己高兴的吗？你必须积累资金，而我们要去的地方只会让你离梦想更近。”

“我必须再想想！”夏宛皱着眉头走了。

陈菲答应慕天可以去看看，还口口声声地说没问题。慕天这才笑了笑，吹着口哨向里面走去。

里面的情况并不乐观。徐正拿出准备好的钱款交给江景晨，江景晨非但不满意，还翻了脸，因为这笔钱远远达不到他所要的数目，而他想要的最好结果是用咖啡馆来抵债。门被关起来，一间办公室里都是他带来的人，在这种高压态势下，经过你来我往的协商，江景晨提出了最后的期限。徐正一再保证很快把钱凑齐，并弥补不能及时还款带来的一切损失。事情谈妥了，江景晨坐进转椅，将穿黑皮鞋的脚架在桌沿上，那自负的神色仿佛在说他只是等一个时间，等他乖乖地把咖啡馆交出来。

“你这里的人倒有些意思！”他若有所思片刻，把头靠在椅背上，不再说一句话。静了会儿，他拉拉自己被泼脏的前襟，又对徐正说：“和她们闹着玩儿的，不用当回事儿！”

“哎！那您这衣服？”

“这你不用管！我不会追究的，你准备好还我公司的债务就行了，注意按规矩算清利息。”

慕天一进去就问旁边的人拿到了多少，被奚落了几句，还被狠狠地白了几眼。但他打着主意，依然乐呵呵的，甚至哼上两句，说点闲话，好显得自己不是那么多余。

“这咖啡馆不光店面大，连妹子也个儿顶个儿地漂亮！”

江景晨俊朗的脸变得有些阴鸷。衣服送来了，他打起精神，换好后往外走。

不知出于何种动机，慕天跟上去试探说：“没见过那么傻头傻脑的，那真是青葱地里一绝品！话又说回来，这姓夏的呆是呆得很，长得还好，反倒另有一番风味，虽说不够开朗火辣，陪大哥玩玩总还是行的。”

“没事儿寻个开心罢了，她跟我们不是一路人，还是让她好好做‘青葱’吧！”当走出店门的时候，江景晨又硬生生告诉他，“你不准打她的主意，知道吗？”

慕天心下正得意，突听他这么讲不免发蒙，说不太明白，又马上改口连连答应着。

他们走出门去，看见夏宛和陈菲百无聊赖地靠在店外的墙砖上，一个忧心忡忡，一个满怀憧憬。夏宛下意识地站起来，惊异地盯着江景晨更换一新的行头，收回了向他迈出的脚步。灯光里的她清澈的眸子，透亮的肤色，如月般恬静动人的面容，马尾长长的，上白下黑的套裙制服之间，无法掩盖纤尘不染的模样！

临上车的时候，江景晨回头再看了她一眼。

“江老板，再见！”陈菲奔过去，汽车已经开走了。

“你脑子没事吧？”夏宛忧郁地问。

“我就是喜欢他，一个词——梦中情人！”

“算了吧！”

夏宛把手放在胸口上，沮丧地望着街口，不知道明天又该何去何从。

## 二、劫 难

江城街道两旁的树木层层耸立，就像一堵高高的绿墙，严严实实，密不透风。沿着公路走上通江大桥，杨树林戛然而止，一望无际的华江便尽收眼底。江面开阔无际，远望似乎悠然不动，那么清澈，那么明亮，就像注入了血肉的银河，绵延悠长，流向远方。放眼江边，风格迥异的楼群依江而立，坐落在不同路段，铺展着几何图案变化的美感，楼群之间的视野也无比宽广。

车子穿过通江大桥，再向正南行驶二百多米，眼前就出现了一幢巨大的建筑物。这座大厦由几幢各自独立的楼体连接而成，其跨度大大超过楼体自身的高度，以其弧度的美妙曲线，如展开在大地上的立体卷轴，雄伟地屹立在公路一侧，不失为一道抢眼的风景。只要看看那一概包裹着暗红色反光玻璃的楼身和楼顶上那四个过于浮夸的大字，你就可以知道它是名盛一方的紫狐公司。

一辆出租车停在路边，车里出来的两个女孩儿仰视着这庞然大物，逐渐靠近了它。她们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许久之后才相视一笑，立刻欢喜雀跃。女孩中的一个扎着马尾，普通的纤纱短袖，普通的蓝色牛仔裤，却丝毫掩盖不了天生可人的气质，那张洁净的脸只能让人想到当空满月。另一个则穿着紫色碎花的长裙，这件裙子把她包裹得恰似带露的玫瑰，那有着长长睫毛的眼睛翘成弯弯的小船，船底水映霞光。

不出一天的工夫，夏宛敌不过陈菲的软磨硬泡，最终决定一起来了。慕天趁热打铁，告诉她们一切准备就绪，只是上班的问题。她们干脆扔掉了那边的一切，连行李也带过来了。

慕天快步从门里出来，拽着她们就往街边走。

“你放手！骗我们对不对？”

陈菲甩开他，拉着夏宛又要往里闯。他急忙拦在两人面前：“小姑娘，这事儿还有点小手续，这么进去是要惹麻烦的！”

“我们连那边的房子都退了，让我们睡大街上去呀？”陈菲细着嗓子只管发火。

“好，好，先去住的地方。”

从一处偏门进去，向下走一段貌似废弃的楼梯，再穿过狭长、黑暗的过道，就来到了地下宿舍。打开一道门，只见里面靠墙摆着两排架子床，花花绿绿的床铺上放着颜色清爽的被子，还算洁白的墙壁上贴满了卡通画。床下塞满大大小小的皮箱，床格子上拴着绳子，乱七八糟地挂着有色的和洗旧的毛巾。

夏宛长出一口气，顺手把背包放在靠门的床上坐下来歇息，虽然比料想的差

多了,但她心里变得很踏实。

“这条件还真够好的啊!”陈菲说。

“时间问题而已!以后只要听我的,好处自有你们的!你们可别忘了,自己是靠谁进来的!”慕天极噤瑟,用食指顶起她的俏脸,不无满意地欣赏了一番。

陈菲不恼不火地移开来:“谁听谁的,那还不一定呢。”

“有性格,我喜欢!”他摸摸她的下巴,就迈步离开了地下室。

事情总不像期待的那样进行,进了紫狐公司麾下的酒吧,陈菲不但没做成什么领班,更是从没见过她想见到的人,只好与夏宛继续服务生的枯燥生活。慕天常常说要带她们去见大老板,却总是顾虑重重,找不到合适的时机。

夏宛倒是没想过见什么大老板,这种主意一听就知道不着边际,只当他没事喜欢吹嘘哄人,用不着理会。这些天她惦记着酒吧开出的工资,尽职尽责地服务客人,盼望着早点拿到钱,去做些想做的事情。但很快,她又发现拿到这份工资绝非易事。

这里装修豪华,人事的复杂也不消说,顾客们都很有脾气,不仅很难伺候,还总会无端地骚扰她,她已经不止一次得罪他们,挨主管的训斥了。让人惊讶的是那些不堪入目的镜头,天仿佛被捅开了一个窟窿,里面是活生生肮脏的内容,这叫她有了对人生的重新思考。她不时想要离开,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她安安静静地在人群中穿梭,不想引起别人的注意,但即便如此,麻烦还是要找上门来。

不到两周的工夫,她就被一个貌似有钱的主顾盯上了,这男人有四十来岁,脖子上挂着很粗的金链子,手上戴着比指头粗的绿宝石。这人每次来,都不忘过来纠缠。这天晚上,他不知真喝醉了还是假装的,踉踉跄跄地扑上来,抓着她就不放开:“陪陪哥哥,哥哥给你好多好多钱!”

夏宛躲开来,忍了又忍,没有把手里的盘子砸下去。

“哪儿那么忙啊!不如我包了你。”

“请在那边坐,我会马上过来。”

她放回盘子就往大厅另一边走。那男人盯得很紧,很快追了过来。眼看他越追越急,夏宛奔出大厅,逃上楼去。大约爬了几层,她没有继续上楼,而是经过一个个紧锁的红木套门,努力寻找着甩掉他的办法。

男人上楼的声音越来越近。

那些门太多,从而扰乱了她的视线。她一直逃到走廊的尽头,发现那里有个拐角,拐角后竟隐藏着一扇令人难以发现的大房门,更幸运的是那门开着一道缝儿,里面传出闹哄哄的声音。

“跑慢点儿,小宝贝。”男人向这边追来。

情况危急,她未作思考,就推门闯进去,并及时上好门锁。抬头的瞬间,她呆成了木偶,门里站着两个穿黑西装的男子,偌大的房间里七八个人也大都是男人。

这是一间装修得不留任何余地的会客间，壁上看不到纯粹的白色，完全被裹进一层棕色花纹木板的壳里，墙面攀援着形形色色的装饰，半裸的少女图、圣母的画像，看上去都格外刺眼。屋顶探出的巨大方盘上缀满了水晶珠花，这盏华美无比的吊灯下，三面沙发环绕着规整又错落的欧式茶几，茶几横卧在柔软光泽的长毛地毯上。

沙发上的人喊喊叫叫，正在说服中间的男人喝酒，这男人虽乐呵呵地吵着，但那笑中有着咄咄逼人的气息，更像透露着狂妄自大。他怀里搂着个女人，女人从容而风流，好似仙人球顶上灿烂的花朵，她是酒吧的孙经理。里侧的沙发上，一个女人把玩着手里的酒杯，她的耳坠很长，穿着一身性感裸露的黑色吊带裙子，那双不肥不瘦的大腿上枕着个昏昏欲睡的年轻男人，男人面容英俊，身姿挺拔，条纹衬衫的一角从裤腰里散落出来。夏宛觉得他好面熟，却没有时间细想。

除此之外，从那倒酒递水的人也可见一斑。

她必须在这里多待一会儿，好等那个胖子离开，一身服务员的装束并没有引起过多的怀疑。但是，好几双眼睛已经在盯着她了。

孙经理看到她很生气：“谁叫你进来的？滚！以后没叫你不许随便进来！”

“我知道了。”她还是站着不打算走。

立在沙发背后的男孩子在向他的同伴讲一件似乎很有趣的事，夏宛此时才注意到那再熟悉不过的一举一动，心头不禁一喜。

“哐哐，哐哐哐……”门被打鼓似的一阵乱敲。

中间的男人推开孙眉，从沙发上跳下来，其他人见状，也立刻冒起火来。

门刚被打开一条缝，外面的人就闪身到了门里。他咧咧嘴，露出灰边的门牙，皱褶颇多的眼眶里闪动着捆住猎物的得意。

里面这男人顷刻笑脸相迎：“这不是乌德公司的小豹子吗？今天刮的是东风啊，把你刮来了！”

“哟，熊董呀！要不是宝贝勾引我，真不知道您的门往哪儿开！”“小豹子”孟思才从眼缝里扫了扫屋内，趁夏宛不防备，一把将她抢了过来。

“多嫩的姑娘，怎么就让你赶上了！”熊振新留心看了她几眼，“既然来了，那就把美女搂紧喽，咱们喝酒去！”

往里走的当口，夏宛借机挣脱，哪知孟思才当着众人把她抱了个满怀。这突如其来的羞辱令夏宛吃惊，愤怒如洪水再难以克制，她发疯一般反抗起来。见此情景，熊振新揪住夏宛的头发，狠狠地甩了两记耳光。

沙发上躺着的年轻男人睁了睁惺忪的睡眼，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前番来蓝地催款的江景晨。

“你最好识趣点儿，乖乖把孟先生伺候高兴，好处自有你的。”熊振新眯起的眼睛中射出寒光，嘴上切木头似的吐出这些话。

“我不稀罕！熊老板，你大概搞错了，我只是个小小的服务员，不是三陪

小姐!”

“服务员不搞服务搞什么? 紫狐的规矩,是客人我只要他高兴,不管他需要什么,懂吗?”他猎狗一样地逼过来。

“早知道紫狐这么肮脏,我是不会来的,我现在不想干了。”她一身勇气,打算甩手而去,但门边的黑西装拦住了她的去路。

熊振新瞪着她,让人去招呼孟思才。夏宛跟脚出去,却被堵在屋中,她撕扯推打,不顾一切地往外冲:“让我出去,你们这些坏蛋! 我要去告你们!”

“告我们? 你在说笑话吗?”熊振新满脸的横肉就像波涛中时隐时现的暗礁,他抓小鸡一样把她提过来丢在地上。

“站起来!”他晃动着平举的手,像在驯服一只猫。

夏宛挣扎着爬起来,眼里充满了憎恶。

躺在沙发上的江景晨扭头看了看,猛然翻身坐起。看到夏宛的一刻,他说不清心头的万般情绪,是意外,是怜惜,还是兴奋……蓝地咖啡馆顺利到手,他却再也没有看到过她。他沉沉地闭上眼,摸摸前额,捋捋思绪,这不是真的! 但是,那个女孩倔强的声音一次次在他耳边响起。

“我不干了,放我走!”

“放你? 也行啊! 先脱了这身皮再说!”

“孙经理,你放我走吧!”她哭着哀求。

孙眉气恼地瞥一眼,环起手臂,扭向一边。

“潘小海,你救救我!”又是凄然的呼喊。

来势汹汹的事态早把潘小海吓蒙了,夏宛的出现已经够意外的了。他听到呼救,才清醒过来,连忙提着胆去求老板。

“董事长,她小,不懂事,把您气坏了,太不像话了。您放过她这次,我回去好好骂她,一定让她听话。”他微弯着腰站得规矩,从眼皮下偷看人家脸色。

“关你屁事,滚一边去!”

“她是我同学。您就放过她吧!”他像个听话的孩子央求着。

“哪儿来这么多废话,你滚不滚?”

“真是我同学。”

“同学算个屁呀!”

刚刚还和他乱侃的男人先扑了上来,他把夏宛推倒在大茶几前的空地上,端茶递水的男人也上来把她围在中间。和熊振新猜拳的老男人叫李兆光,也是这紫狐老板之一,他此时也对游戏发生了兴趣。

夏宛竭力站起来,并且努力维持这个姿势,要面对的是她不敢想象。

潘小海乞求不成上前阻拦,但这些男人显然对这个游戏很有兴致,反嫌他多余,就把他赶了出去。

豺狼不急于咬断野鹿的喉咙，这更同于餐前的消遣——蹂躏无力反抗的猎物。她就像一只球，被夺来抢去，脆弱、单薄的躯体跌跌撞撞，传来“扑通扑通”的响动。哪怕躲一躲那些肆无忌惮的手，哪怕是找到一点重心，都是非分之想。肉中之痛，完全取决于他们掌中的力度，他们冲着她大笑、大叫。

见江景晨醒了，余婷从身后抱住他，他毫无知觉。几分钟内，他以一种令人难以猜透的神情望着不远处的女孩和她的处境。克制，克制自己戏弄的冲动，还是克制自己为她担心？他的目光似乎还在迷蒙之中，看不清方向，看不清眼前的女人，看不清愁绪里生起的是否只是欲念。

领花被扯断了，纽扣纷纷坠地，滚进角落。夏宛哭啊，喊啊，已没了力气。白衬衫撕破了，短裙失去形色，哪一处都顾不得，一时间她成了滑稽的笑料。

好似麋鹿在野兽间奔逃，不停地变换方向，终究逃不开厄运。她看到逃脱的空隙，想要奋力一搏，却再次被绊倒在地。吃力地撑起来，惊恐的目光注意到那张不陌生的脸，立刻认出了。近乎无望的一声呼喊，举起的手停在空中：“救救我！”

几个男人再次聚拢而来。她跪坐在地上，乱发垂耳，双臂护紧胸口，却藏不住地亭亭玉立——肩俏骨窄，饱满圆润，细长的脖颈，如玉的肌肤。

猎手们停止追逐，一个个虎视眈眈。

“哟，还真是个地地道道的美人胚子！”熊振新喜上眉梢。

江景晨决然摆脱余婷的纠缠。他终于走过去，沉稳的脚步中装着点点心事。

夏宛气若游丝，可怜地望着他，口中念念有词，就像个美丽的疯子：“救救我！”

——这求救似乎不带任何希望。

就要走近了，江景晨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耳边的呼救在他心里激起一种不知名的波澜。

蓦然之间，谁也没来得及有所反应，女孩扑向茶几将头撞了上去。她决绝地撞在茶几坚硬的棱角上，倒在脚底的地毯上，逃脱了痛苦。

江景晨如墨的浓眉一拧，吃惊地立在一边，竟不知要做什么。

只几秒钟，人人缄口而立，屋中鸦雀无声。但是很快，他们聚拢来，掩饰不住搜肠刮肚的迫切。

他俯下身，扳过女孩的脸，那额上的一片伤痕映入眼帘。顿时，他扭头看别处，摸索着试试鼻息。

“没事，死哪有那么容易？”他不屑地说，看平静地坐在茶几上架起腿，“看这性子，醒过来还是要死。”

“把她捆起来，让她死不成。”李兆光马上说。

江景晨讥笑道：“捆着她就不死了吗？别那么幼稚。”

“就没有我对付不了的女人！只要我想做就没有做不成的。”

“明显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东西，等着收尸吧！闹得满城风雨，钱没法好好赚着，更别谈什么开心……”

“那我们就叫她给玩了？”李兆光谁也不看，尽冲自己发脾气。

熊振新听着两人争辩，这时趾高气扬地说：“谁敢把我怎么样？”

江景晨绕到他身边：“熊哥，这种女人是生柿子，你吃不得，只能捂着，一点点捂软，终究还是甜的。”

他大惑不解，额上的皱纹挤在一处。

“熊哥见过几个女人像她这样不顾死活？我估计是新来的，还有些天真劲儿，对什么都瞧不惯，大哥不要心急，等日子久了，不怕她不听话，也许比别的更会讨好人也不一定。”江景晨留心着大哥脸上的神色。

“你说的有道理，是得找个人好好培训她。”

江景晨眨眼笑笑：“对，哄着她，让她自投罗网，身不由己！”

“对极了！”熊振新拍拍他的肩膀乐不可支，“不过，光捂也不行。”

不等老大发话，李兆光已经叫人弄来一盆水，从女孩的头上灌了下去。女孩打了个激灵，在漫溢的流水中缓缓地抽搐、蠕动。

“大哥，你看，活了。”李兆光的老脸上映出几道深沟。

“哈哈，你死呀，怎么又活过来了！”熊振新道。

其他人随声附和，情绪一片高涨。

江景晨冷冷地等着、看着。在放浪的笑声散尽后，他把熊振新拉到一旁，低声说：“最近我的预感不太好，总觉着好像要发生什么事，我们还是收敛一点。有人还抓着筱雨露的死因不放，别又节外生枝。现在是没有人敢做我们的文章，也没有人敢把我们怎么样。可是，我们就放着钱不挣，为应付这种事儿头疼？”

“哎呀，还提它干什么？”熊老大盯着水滩里的尤物踌躇不决。夏宛撑起身子，艰难地扭过头，沾在伤口上的头发滴着水。疼痛让人很快清醒，她急忙翻身起来，慌慌张张躲到墙角，蜷缩着。

熊振新要追过去，被江景晨拦住了。

“算了，别因为她坏了我们的事。”他抓过扶手上的毯子扔给夏宛，“还不快滚！”

惊吓中的夏宛急忙寻找自己的衣服，找到后并不敢去捡，也顾不得穿鞋，赤着脚，像只吓坏了的飞鸟冲开牲畜，跌跌撞撞地往外跑。

无趣的李兆光堵在门口，不想就此罢休。

江老二看也不看他一眼，只管迎着熊振新，问起另一件事情：“嫂子快生了吧？”

“没呢，我真他妈着急呀。”

“老李呀，你看她为什么跑不出这间房子？”江景晨挑逗说。

李兆光迟疑不动，怒中带笑：“因为有我在嘛！”